

集部

古靈集卷十八

宋 陳襄 撰

序記

送通判黄瑊中舍序

台州慶歴五年夏六月大水死者數千人適遭周謝之政二公弗協天災致禍荼毒生民老幼怨咨無所寧息已而元侯受命作牧侯來為貳小大聞之且憂且寧有

來勉侯曰元侯有材而賢侯好義而直重剛相乘其直必爭今台民未寧侯惟念哉庶政惟和時乃生民侯曰然既至左右元侯侯先不疑辨事曲直不撓於氣不形於色無所不瀝肝膽而陳之元侯既信無所不以虛受之二公同心庶政大和百姓康寧元侯曰吾無以為德尚賴侯侯曰某也惟公之德無曠厥官夙夜不忘終始惟一為可觀也已若元侯者可謂敏而不失其賢若侯者可謂和而不詘其道者也嗚呼彼之事君者何獨不

然下焉者好己之勝人上焉者惡人之勝己材相似則爭位相近則陵和之不復可知矣使宰相以至百官和於朝百姓和於國萬物和于野至和之氣盈於天地唐虞之世矣夫某日二侯之德因有所感為侯序之以送其行

送錢公紀秘校序

夫乾之六爻純體陽德天下之至健也其在六十四卦有健之體則為堅剛篤實為震動為止畜為光明為進

德為建侯為立民為濟大難為捍大患為特立獨行為攺革為決斷為利行師為決小人為成天下之務健之用博乎哉惟聖人為能乘乾之六龍以御於天君子尚消息盈虛以順於行其本也始於強學不息而終于盡性命養心志充於四體發於德行形於事業至剛至正塞乎天地矣吾嘗力不足於用健而好健者叔度之力於學也不息非力不足如見健者與吾同師

同年會讌詩序

詩之言志也持也志之所至言以持之詩者君子之所
以持其志也善作詩者以先務求其志持其志以養其
氣志至焉氣次焉氣志俱至焉而後五性誠固而不反
外物至無所動於其心雖時有感觸憂悲愉懌舞蹈詠
歎之來必處乎五者之間無所不得正夫然後可以求
為詩也周詩蓋三千有餘篇孔子取其歸於禮義中於
雅頌者纔三百篇爾詩之道固難言也樞密直學士蔣
公出鎮餘杭以禮節用酒會同年屯田郎中劉公都官

員外郎關公葛公觀察推官張君五人有唱和同年會讌之詩其有取乎蔣公之詩志故舊也公為顯官大臣而能飲御諸友不忘故舊厚之至也夫友賢不棄故舊不遺則民德歸厚矣詩云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蔣公之謂也關公之詩靜而無躁子孫有喜也公以忠信誠直事君庇民如是而自不屑於汙潦可謂靜矣夫苟有忠信則鬼神享之子孫保之詩云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關

公之謂也其餘三君子之詩亦各言其志也夫士之生世所以立身行道孳孳矻矻死而後已者將以求為成人焉爾故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將責成人之禮修身力行至於六七十必有成德其在朝廷則天子親事於學以為三老五更退而致仕則又以其德行教鄉人子弟之學以為鄉先生斯可以為成人矣夫善始之無難慎終之為難也如諸公同時而仕逮今三十有餘年終始不懈於德而能保其禄位今者舉一杯而相屬皆為老

成人名聲事業有可觀道方古之所謂先生成德者宜無愧焉雖然一篇之詩不足以見其道使人觀其言思其人之所為則有所不能忘也關公為台州之明年出其詩總繼而和者十有三篇令杲為之序云

送傅察推序

夫士之立人之朝不以天下蚩蚩然者為己憂人雖曰能仕吾不信也古之聖賢存其心視天下之民如視其子閈有一夫不獲則不能安乎其身曰彼亦人耳其心

口鼻耳目能動而知舉吾類也天其假手於我有知以養其類吾何忍鳥獸自私安而弗顧哉心能慮吾與天下公其思口能辯吾與天下公其言耳能聽吾與天下公其聽目能察吾與天下公其視凡在吾身有能為者莫不與天下公為之故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太公七十而歸周孔子皇皇於諸侯之國苟不以是為心彼烏不知養心治氣安佚之為樂哉百畝之田一畝之宅可以處之終身訢然忘天下其肯勞

身苦志如是而為彼民哉是亦有所使然也今之仕者或不然與之位則居之與之禄則受之至於民有死亡危苦則外之有善利不為之思有疾蠧不為之除曰吾亦人耳其心口鼻耳目無數寸之廣恤恤乎夜氣之不存以營其身猶且弗給吾何為與是蚩蚩者憂且勞乎苟以是為心彼烏知上畏天命而下憂人窮也哉是未可與言也某游京師四方蚤夜孜孜求古之人每聞大夫之賢者士之仁者雖在薦紳山林莫不願見而求之

比見欽之於河陽與之議論誠嘉矣觀其材與文誠美矣然而未知其仁今將去汙滞而升亨衢也百里之邑有民社可以為政吾於是觀焉欽之將求賢於今之從政者歟固已倍蓰於人矣是烏足為欽之言若曰予不忍天民之窮餓不顧世之是非將求配於古人有所利於天下摩頂至踵為之則自今以往請從事於斯説庶幾欽之後日其為邦家之福也欽之勉焉

送管師常秀才序

管生兄弟處州龍泉人其始不告父母奔走而來學數歲不應詔書其志固已異於人矣然所居遠方窮阨辛苦亦人之所難二生閉門官舍中絶人物之知惡衣而麤食朝寒而夕饑兩聞大功喪䟽食百日顔色枯槁見之令人輙悲獨能處之訢然無有難色出聽吾言而信入聞聖人之道而說聞古之善言善行必欲力行而追之吾觀二生何其異今人也二生皆天性孝友而師復尤暴於外每與人言其親之老則涕泗滂沛而不能收

善愛其弟而忘其矜誇生居親長左右則善用力其大
者見諸德行事業焉師復之為人仁勇且直作事義而
好古於朋友善爭有暴戾而弗革必屢屈之或至泣下
者後皆感服其義激昂以自立常為學糾彈諸生畏憚
之無犯規矩邑童子之願學者悉羣聚而教之盡心焉
師復歸學無糾彈在學之士三十有餘人陰不相謀
盡以舉生生之行尤峻於人其行事於學也不戚戚於
糾察惟修身自律以勸率學者其容止莊謹無一日之

懈雖退食不脫冠帶橫經夜坐如對古人如是者三年矣夫與人久居然後其賢可知昔者夫子謂顔淵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僕觀古之高弟其志與行亦孰能大過於生但彼居夫子之門日聞禮義之大又有至聖為之依歸耳若僕之道何足取資于生宜有所足者然則非生材之罪也道有所未遇力有所未至耳持是而歸以寧其父母亦無愧焉行身乎大方之塗養心乎至義之源游泳乎詩書之和沉潛乎易春

秋之徵博之以文藝約之以禮法而歸誠其性五官吾用也吾則不為之用萬物吾役也吾則不為之役如是者又數年其亦庶乎其至也天其不欲用予于斯文也予如生何如欲用予于斯文也生其必在太學矣

送章衡秀才序

予觀天地人物有可合之勢求合乎天下之方圓者在知規矩求合乎天下之輕重者在知權衡天地之道難通也神明難明也萬物之理難齊一也聖人盡心而誠

焉罔不通罔不明罔有不齊一聖人者天地之合也賢人者求合乎聖人者也然則聖人不世出烏乎合曰存則合乎人亡則合乎經顔淵氏合乎人孟荀揚韓合乎經其事則同好學以盡心誠心以盡物推物以盡理明理以盡性和性以盡神如是而已章衡子平年弱冠為予縣學生家居毘陵祖母既老一日挈書於門告予歸寧其親義不可留惜乎章生吾不得以聖人之經為吾子合也孔子沒六經之道不明于世諸儒駮雜之説綸

紛乖錯周環天下借使章生有賢知人之材質焉往而質語吾以是為章生惜章生汲汲求一官以為父母榮耶則四方有餘師其塗甚徑其術甚易學將求合於聖人耶則無近名無躐學無急於奔競發蒙乎四子言行乎詩書性命乎周易觀法乎二禮作事乎春秋富貴合乎是貧賤合乎是死生榮辱合乎是而已也或曰說經者多矣焉攸從曰烏用彼穿鑿也誠至則經合經至則聖人合聖人至則天合矣或曰焉知予是而信之曰質

諸經輔以四子何疑而不信哉章生求予言予學徒也不敢以教重章生之材往而無所合姑以是為贈

何秉守序

何氏子秉其名者予字之曰正通夫君子之道正以持之通以行之正者道之經通者道之權經礙則資之權權通則歸之經二者相用而成事業大人之道備矣然則孰為正曰中庸是也孰為通曰隨時之義是也仁以居之義以由之正在其中矣智以遷之禮以和之通在

其中矣君子知是四者所以藏身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雞鳴而起孳孳焉守之而勿失其善持之也是故謂之正萬物相感而情偽生萬事相交而利害生故其道有否泰時有險易而濟之屈伸進退語嘿之變其善行之也是故謂之通故易曰亨者嘉之會貞者事之幹其是之謂歟予觀何氏子可謂謹而好學不知其能信吾言而篤行之否歟作字序

題忠定張公書後

忠定公生有大節人至于今稱之公之曾孫堯夫為宛丘令出公墨蹟二本予讀久之嗟慕無已況功行偉卓傳於後人口者宜其不忘也

天台山習養瀑記

夫水有君子之道二其大焉者易曰習坎有孚言其用焉者孔子曰水哉水哉言其本焉者聖人有憂患言能行天下之險者莫善於水故文王取之君子之道猶原泉之有積不可以不養也故孔子取之予遊天台山始

至福聖觀觀瀑尋而上觀三井涉潭洞歷桐柏觀登瓊臺下龍湫顧其飛流壯猛出高入下不見所困竟又不得其原焉其畜之也不匱其施之也不困非善習險而固有本者鄉宜名其前曰習養之瀑縣令石牧之進士余京與吾勉焉其餘嵩峯之秀林麓之好真神人所居吾不能言

天台縣孔子廟記

孔子聖人之大備者也使得百里之國以為政於天下

雖堯舜不可及已為天子者不以有已聽命以治其天下為諸侯者不以有已聽命以治其國則必朞月而為東周矣惜乎天民之不遇命也自唐以來天下郡縣始立孔子廟追尊王爵春秋釋奠天子以下皆執弟子禮世以為尊用孔子之道如是豈其然耶生而有盛德於民死以祭禮報之如曰尊用其道則未也天下之文弊久矣自周至于今宜黜浮僞尚忠實百物或有失職者宜正名王澤或有壅滯者宜任大臣遠近官政或有冗

濫者宜能官人賢者以政不賢者以祿教或有未至者宜興學校隆師儒禮或有未修者宜教民冠婚喪祭樂或有未作者宜考五聲十二律放鄭衛豪傑或有未出者宜拔賢才舉逸民鰥寡孤獨或有未養者宜弛力舍禁校田以制取財以節民之蠹或有未去者宜黜佛老戎狄民之患或有未備者宜足兵孔子之道用必先於此數者夫能立廟以守其祭祀尚無得禮者而況於用乎天台縣有孔子廟不修縣令石牧之始至歲十月相

縣之城南隅大作新廟屋緫六十有二楹先樹正殿塑孔子南向左右十哲曾子自餘弟子六十有一人與諸儒傳經者二十有一人皆圖諸壁間皆以其所追爵等降如周之服冕圭璧惟孟軻荀卿揚雄韓愈氏服儒服焉中樹講堂圖古之儒服禮樂之器於其兩壁後又設學舍師生講習咸有位序祭器在西房庖厨在東房周圍門廊環以墻宇又考古器作籩豆簠簋樽罍爼爵之屬十二月廟成明年春秋釋奠入而行禮生徒與事品物如

制像圖尊嚴籩豆新嘉神明燕喜人物觀化先茲邑民不識儒學又故廟湫隘與民雜居侮慢不尊至是耳目聞覺始有學者嗟乎石君可謂有志矣區區小邑而能為孔子立廟制度以禮春秋以時祀之俾民不忘是已無愧於心如其欲用孔子則天也非力之所能及也天其不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則其已矣乎如欲以斯道覺斯民也石君之志其必有遇矣

縣學疏

伏以國家嚮用儒術每歲取士多求體用士之應詔者惟博文深識明於教化可以稱朝廷之意雖然不養不可以勸養之之術捨學無由焉故前歲詔郡邑設庠序意恢闡聖訓為諸儒育材之地也于時本邑廣學經始未就而署版者且四百餘人適會詔下列下鄉舉因以罷去今令者某歸自潘山承之縣政首謁先聖周視堂奧惜其宏敞而絃誦之聲寂然思與諸生共興起之凡有志學者與父之欲教其子者兄之欲教其弟者宜悉和

會即當明立規矩申行約束使來修飭而安學焉則又擇專經者一人朝夕講說每遇旬日條問大義間五日則一習舉業以備程試其他模範當更整齊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念終始典于學衆君子其思之勿以切磨為無益無忽日限而不來是所謂善學者也

古靈集卷十八

古靈集卷十九

宋 陳襄 撰

文

杭州勸學文

某嘗謂學校之設非以教人為辭章取禄利而已必將風之以德行道藝之術使人陶成君子之器而以興治美俗也杭東南之會藩也其山川清麗人物秀頴宜有

美才生於其間然自建學以來絃歌之聲藹然士之卓然有稱於時者蓋鮮反不迨於支郡何也豈非渤海之民罕儔聖人之學習俗浮泊趨利而逐末顧雖有良子弟或淪于工商釋老之業曾不知師儒之道尊而仁義之術勝也具之至是邦也固當以教育為先務而必致學者首明周官三物之要使有以自得於心而形於事業然後可以言仕此所謂學之序也雖然自以為愚蔽弗明而力不足且勝其任責不逮思得明誠篤行之士

相與講議其道而推行之

仙居勸學文

俗汝邑父老夫人之為善莫善于讀書為學學然後知禮義孝悌之教故一子為學則父母有養一弟為學則兄姊有愛一家為學則宗族和睦一鄉為學則閭里康寧一邑為學則風俗美厚雖有惡人將變而為善矣今天子三年一選士雖山野貧賤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户無徭役休蔭子弟

豈不為盛事予自到任以來居常憫汝邑民不識為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鄰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爭財競利為事以至身冒刑憲鞭箠流血而不知止予甚哀焉余奉天子詔條不可私恕每刑一身若傷膚髮而汝邑民不知予心乃相扇熾構訟成獄自以為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寢欲與革弊畧不能改是誠何心雖然非汝百姓之樂於此也盖不知讀書之故也前年曾有文書告諭汝鄉民令遣子弟入學於今二年矣何

其無人也古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百里之邑良民子弟不少其間豈無聰明瓌茂朴美之器可使為公卿者然而不使之為學真可惜也今汝父老歸告其子弟遣令來學予其擇明師而教誨之庶幾有成如前所說予明年十二月官滿即去汝父老其聽予言

勸諭文 知仙居縣日作

為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母慈能養其下兄友能愛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男女有別

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有以恩意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錢穀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讓畔地有界畔不相侵奪班白者不負戴于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擎則為禮義之俗矣

知謗文

人有告予曰子教孺子之學而為利諸否乎予應之曰

甚矣子之鄙予也使予訓人以利夫予孰以爲義哉或曰人有以是謗予於大人者予盍辯曰是不知予者而爲之也焉用辯語曰人不知而不慍孔子仕于魯祭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孟子館於上宫館人失屨而謂從者之廋夫聖賢之爲衆人之所不知烏足怪哉予固不敢竊比于是抑有所不知者凡士之行己自信不顧世之毁譽而能免夫小人之口幾希日月之交而薄蝕生君子小人之交而誹謗興理勢之常

然雖聖人不能無是患顧自為何如爾焉用辯或曰古之鴟鴞巷伯曷為辯且愠乎曰彼不獲已也二叔之亂將危王室周公不陳戒成王業之艱難以告于王則周道墮矣讒人之言行于亂世寺人孟子不聲其惡而誅之則禍及善人矣予何憂哉或曰然則寧無慊乎人謂子教孺子而利之子盍屏諸曰不然是又惑矣予方推古人之心至誠不倦將以進夫學者今聞小人之言中道而遂畫是使予終身不得與人為善也可乎若人有

謂周公吐握身下白屋之士其亦利為之也周公聞其如是將為之畏避而不敢下士乎有謂孔子之徒三千門弟子七十有餘人其亦利為之也孔子聞而畏避而不受門弟子乎殆不然也予聞之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未聞為善而畏小人也雖然豈盡無所畏哉抑亦有所未至而翹之耳故予之所畏于彼祇其所以自畏也人有謗予以不仁者予聞而思之曰我誠不仁矣古之人有孔子者其為仁也如是我無能

焉雞鳴而起孳孳焉盡其所為孔子之道而後止焉人有謗予以不義者予聞而思之曰我誠不義矣古之人有孟軻者其好義也如是我無能焉雞鳴而起孳孳焉盡其所為孟軻之道而後止焉若是則予之所畏也夫能以仁義不如孔子孟軻責其身而自視不感者雖舉天下之人非謗之又何患焉吾故曰雖聖人不能無是患顧自為何如耳韓愈既作原毀以明乎怨與忌者之患予又作知謗為之自治云

祈雨祝文

某以王事不能遍走山川神祇謹擇日月牲酒陳於龍壇之隅置諸位來爾諸廟之神以告之神其聽予言今來自春徂夏膏雨不時川澤既竭田苗將槁人大恐怖若無所依託予亦不暇于飲食今農夫終歲勤勞于稼穡惟天予租賦是供亦惟爾神明粢醴是奉爾尚庇庥于人不可安以處也縣令既否德不能活民惟神活之亦惟爾世世于民永有康食予雖比于罰敢有詞神其

降甘雨

謁廟祝文

某伏聞縣有官屬到任禮上訖凡三日始往拜諸廟之有靈德庇庥于邑人者某職掌縣薄而且承長官闕以躬臨民敢不夙戒奔走承事以告其至明神降之

祭張侍讀文

嗚呼天之生物必篤其材傾者使覆栽者使培惟公之生賞禀才良器渾以厚德博而方早踐書林晚登華近

入論思忠危言屢進右官江表歷典州符安恬養素躭樂詩書謂公元老帝不遐遺置諸左右以卒其施自聞公喪痛悼嗟惜如何哲人天嗇其澤公之好善平昔相知公今逝矣知我其誰過公之廬不見靈輀銜哀奠斚以訢諸孤嗚呼哀哉

祭同年楊緬察推文

慶歷二年相遇京師兄時榮名余實繼之余居浦城兄曰宅里乃相訊問言語教指明年六月來掌簿書兄有

母喪亦在其廬自爾往來情過于初予時不寧瘠瘦顚蹶僕夫遣走來訊來謁書辭之懇稠密如髮及徂京師來無虛月聞得南昌惟命伊何不恃文書乃疾寢疴余匪其旁不撫以摩兄之才雋天實與畀既庸不施何遽以死六月四日得書泗水兄之手澤不忍熟視瞻彼日月相在孔邇喪車來歸我行在山不得往哭道途之難酒醪不嘗獻享不躬酌此永訣悲何可窮嗚呼哀哉

祭錢舍人文

噫公之生氣直以方藴蓄道學發為文章力取巍科驟登顯仕校書東觀記言右史翺翔禁掖潤色王言輸忠獲戾困不失亨龍飛彚征帝命甄復還為諫官其言諤諤暫居藩翰人曰非宜謂即登庸大業敷施天之生材俾乂王家公乎謂何壽爾不遐嗟余有官葬不臨穴過門莫觴永以哀訣嗚呼哀哉

祭浦城黄虞部珹文

某曩為屬吏最荷公知自聞公喪攀號無巳比者被命

出守四明歸省松楸道過墳下追惟恩舊涕泗横流溥奠斯陳以告于幽

祭妹三縣君文

嗚呼兄弟之愛如四體之於身爾其死矣吾何愛其生先子早世兄弟孤惸爾年最幼尤鍾愛于母兄棲遲窮居十有餘年惡衣糲食同茹艱辛兄既得仕爾德修明學禮與詩習以蘩蘋後又十年爾乃從人事夫柔嘉琴瑟鏘鳴生雖孔艱克配賢仁孰謂不遐福祉臻臻聞爾

訃音哀不勝情哭不憑棺不見容聲酹酒以文尚感精神死生永訣長想無因嗚呼哀哉

祭仙孫五郎文

嗚呼仙孫生汝七十日未熟汝面汝遽亡耶黄巖之別舟中抱汝不覺出涕深知汝幼不利遠行過在父母復將誰究吾在京師聞汝之歸舉家疾疫十死四五凡十月餘日不得汝孃一書心亦驚憂然又聞汝于母康寧不復省察豈宜汝遽如此耶朋友家人具知汝事諱不

吾言故吾今日之心猶望望然欲即見汝梁益來汝孃書又諱不言及得季甫先生書始知汝誠亡也嗚呼仙孫汝負吾耶吾朋友四五人皆憂驚晚娶未有嗣乎吾又多病不保久長及汝之生始安吾心故吾日夕冀汝長立上奉汝先翁之祀下以繼吾之老豈知汝遽如此耶汝將不為吾兒則不如勿生生既不幸而夭亦當使吾見而訣之曷為使吾終身置汝不足于心也吾嘗與汝孃言人之于骨肉無老幼生則相養死當葬埋封識

使之不忘聞汝亡時孃亦不得聞知未知置汝于何所耶汝身幸存是天錫吾兒也汝身不存我生何樂也吾無意于世久矣思汝先亡翁與二先亡婆洎汝世母皆早世墳墓未安常欲買一山族而葬之捨官廬其旁以老吾身今汝又亡吾志愈決矣使吾今日即居顯官享豐禄以苟富貴若吾親與吾子血肉在土于吾何安雖然吾今日之力未能圖之尚須仕淄河陽繼入遠官可六七年汝身幸存即圖南歸卜廬墓事瘞汝于亡翁之

側安汝于吾廬之旁吾心始安嗚呼仙孫恨汝未知吾言汝知吾心之苦否也今遣梁益歸請汝壤澆酒瘗吾文于汝旁以安汝魂汝能知乎嗚呼哀哉

古靈集卷十九

古靈集卷二十

宋 陳襄 撰

墓誌銘

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姓吳氏世為錢塘人大父事吳越王至將相歸朝為刺史考諱充右侍禁湖州兵馬監押妣錢氏工部侍郎贈刑部尚書諱昱之女夫人於倫次最季年十歳而

妣錢氏亡諸兄以故時器服匳具厚自殖夫人獨不顧之養侍禁謹甚而事其兄以順卒相視歡然及侍禁棄舍館貧敝零丁無所歸他人視之若不勝其憂者夫人能自刻削習為儉薄不以困約有所不足禮賓副使知鳳州錢公諱絳之室南宮縣君吳氏蓋夫人之族也念其子大理寺丞諱訪之賢難所以配者習知夫人所為隆愛之遂以為大理君之配夫人之歸大理君方栖栖薄領顧其家枵然南宮與所生宣氏皆無恙夫人事之

能盡莫有間言者二人交稱于其族人曰吾老矣非此婦不能以安我夫人始三十七歲而大理君早世家益困諸孤纍然二子長文長卿尚穉未有所識夫人攻苦食淡躬自誨之損資幣使就學暮歸必考其業而驗其記誦之精否平居督戒不得妄與人游常所往來必一時聞人每客至夫人從户窺之信賢歟為親具酒食數延見不厭也一有非是立誡以絶故二子稍長皆好學而文吳中多以夫人教子為法其後長卿以主簿侍夫

人之官所給俸甚薄常以甘毳不備為媿夫人諭之曰節儉以立名而職也顧吾何累焉在吳門聞安定先生之賢四方之士從之遊者多為望人其主教太學也長卿適求調于京師夫人實命從之及其官久不遂同時進士往往見進用且顯矣族屬悉以為夫人憾夫人笑且言曰士之窮達有命恃吾有以待之速進何慕耶平生自奉寡約華靡侈珥不以動其意族人之來者必厚遇之雖歷年不倦也視其空無能振之亦不為後日毫

髮計故其子閱官且二十年矣其僊滋甚夫人尚敝衣惡食自如也其治家事委曲皆有法處用度不肯輒過而于歲時祭祀必盡其恭嚴治果蔬魚肉常身先之不自其手不以祭故其子婦不懈益恪天資慈祥不忤物其下有所忤巳即置之未嘗輒懷忮恨于其心也熙寧三年十月三十日以疾終享年六十八子七人三男長曰長文屢薦于有司次曰長卿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主簿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畧兼删定諸房例冊次曰

長倩早亡四女長適舒州望江縣令姚琪次適西安唐玠次適劍南西川節度推官知桂州永寧縣事賈逢早亡次適丹陽邵褒孫男五人曰轅轍軹軫一尚幼孫女六人長適太常寺奉禮郎魏漳餘尚幼以五年五月庚申合大理君之喪塟潤州丹徒縣崇德鄉鴻鵠山之原前事長卿以屯田員外郎長樂孫奕之狀再拜泣血問銘于予曰吾母劬勞壽後其行事可考不誣如此願先生賜之銘於以圖其傳於不朽可不可耶予以為昔者先

王之澤存所以致法于天下者必起于閨門之隱至其教明俗成則兎罝之武夫猶好德而汝墳之婦人知勉君子以正蓋其法度之盛有以致然也及先王之澤亡而室家之治槩無法以成之故婦人女子之泯然無足恠也自非知識高明操行之特立其能終止于禮義乎以是論之則夫人之德賢于人遠矣此法之所宜銘也

遂受而銘之銘曰

噫嗟夫人行則仁兮兩承而歡極志養兮示子義榮德

高明兮不憫阨窮能順命兮周無振之廣睦族兮敗衣惡食其樂全兮采蘋為羞後所循兮忤己不校恩逮下兮謂當難老將福禄兮理有芒昧止此極兮我知其賢宜始氤兮作為銘詩永厥聲兮

左侍禁陸君墓誌銘

君諱廙字彦恭故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廣之同母弟也其先吴郡人四世從居福州侯官縣曾祖諱景遷為吴越驍衛上將軍祖諱崇扆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錢

氏舉國歸朝官至殿中丞考諱中和贈官至職方員外郎生二子君其季也君累進士常與廷試慶歷二年春特奏名試中方畧為三班奉職四轉至左侍禁歷官河中府及建州劍州汀州邵武軍五廵撿以母太君居京師就監順成倉遂為泉州兵馬監押母喪乞解官服除用三司判官今翰林侍讀滕公甫奏舉監饒州之鑄錢監未行以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二即治平二年四月朔旦也為人孝友少事母兄人無間言初職方之亡

母太君以二子幼不克起家為憂校理與君聞之相與
泣涕發憤就學置書數千卷閉門誦之不休而校理登
甲科君雖連蹇場屋益自刻苦以至得官其後陸氏相
繼登第者凡數人閭里稱為顯族校理與君之力也君
資性純厚而色嚴毅若不可犯久與之處温温然若不
能言居官小心而謹畏與人恭而有禮娶吳氏賢淑故
太常博士諱千仞之女生二子曰憲元登進士科卒于
開封府祥符縣主簿次曰長賓蔡州司理參軍咸有善

行一女適起居舍人知諫院陳襄孫男六人恂悚忱愷惲恪尚幼皆俊敏而好學長賓奉喪歸福唐以治平四年三月己酉葬于州城之東閩縣孝義里以從考妣之墓成君志也考以校理故贈官享年五十有六卒於天禧三年十月六日葬于五年十一月妣林氏叙封壽安縣太君享年八十有四卒于嘉祐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葬于七年八月初七日去君之塋盖百步所謂瑞聖里也墓皆無誌襄謹銘君之竁而附卒葬云銘曰

行己恭居官勤不愧于身生能養死能葬不離于身善有澤躬不享在後人

開封府祥符縣主簿陸君墓誌銘

河南陸君諱憲元字道祖生而奇俊其母吳氏賢而常親教之曾未數歲通習羣書十七歲來京師從聱隅先生黃晞治易春秋晞畏其才不敢以弟子處之其為文章落筆數千言辭理典奧難讀有自名一家之意累舉進士不第既而歎曰人莫吾知也大丈夫不獲已而干

祿養爲用犛牛以捕鼠哉自是稍稍習爲聲律其詞務于精麗明白而歸之閒暇學者多宗之嘉祐二年賜進士出身爲陳州司户參軍再調開封府祥符縣主簿待次都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遇疾以卒享年四十縉紳聞人素與之遊者相與哭而斂之君少負奇才志氣豪放常謂功名可以坐致而富貴不足用吾力焉既應舉沮衄復爲小吏奔走憂愁悔咎無所不至由此操練人事養心治性泊然有寬厚老成之風雖臨之以得喪榮

辱氣無所撓居家愷弟與朋友信通財而好施知以節義自重論議時事雅有器識大臣有欲置之文字職者辭而不受命也君之先世事吳越五代祖避唐季之亂自吳遷閩遂為侯官人曾大父福州觀察推官諱崇扆從錢氏納土始為皇朝官終于殿中丞至君之伯父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諱廣而子孫始顯大父以校理故贈職方員外郎諱中和父故左侍禁諱廙妻劉氏生三男悚憚恪皆幼弟長賓奉君之喪以歸卜治平四年三

月己酉葬于福州東門之外閩縣孝義里祖考塋之側

襄實娶君之女弟而知其行謹誌其墓爲之銘曰

嗚呼君乎才非不足兮辭固有餘習險慮患兮志氣和舒既培且覆兮命也何如

殿中御史陳君墓誌銘

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殿中侍御史裏行陳君卒京師士大夫與之游者弔而哭之哀御史中丞等上言乞優加賻贈與一子官天子聞而悼之賜賻錢一十萬其弟

太子中舍涇與諸孤泣而請銘於君友人陳襄以志其葬云君諱洙字師道建州建陽人贈刑部侍郎商之長子也少以父蔭推與諸弟力學自奮以文行稱于時舉進士高第為壽亳杭三州節度推官未赴杭為河北轉運使魚周詢奏署掌真定府書記明鎬帥府就辟莞機宜事俄用參知政事丁度薦召充國子監直講改著作佐郎大饗明堂覃恩加秘書丞以侍郎告老還鄉解職太學治福州之長溪縣運使奏監建州茶未至丁侍郎

憂服除知湖州之烏程轉太常博士發運使薦監泗州之轉般倉會朝廷建局編定館閣所藏書召入隷昭文館編校書籍遷屯田員外郎未幾擢為御史裏行其在壽陽也與侍中張耆辯事固爭者雖怒厲聲不為之屈必直而後止居亳佐夏英公有大胥倚勢為威福僚佐無敢指議者君獨發其姦贓以法黥竄州人安之明鎬辟機宜軍府之政無巨細一以咨君乃白簡練鄉兵以備警急時號精鋭鎬還朝及預大政凡兩對上前薦君

器業非臣所及宜居館閣其器重如此長溪瀕海無耕桑之饒民鬻鹽以為生禁雖嚴而盜販日益衆君至一切不問使民衣食然後修其政刑道之以禮義居二年獄訟衰息至有暴悍化為愿民者其治爲程大概亦如之君嘗病近年臺諫之臣言事苛細不務大體既居言路上疏首陳取士任官考課之失乃言餘事皆有益于國家者一日謂其親友曰吾為御史得論天下得失前日之所陳終非吾心方今皇嗣未育宗廟社稷之計莫

大于是而近臣無敢議者吾復畏避而無所開陳則是苟祿自私以欺君父焉用御史為哉吾將言之萬一若不察繼之死而後已君之將亡也其日夙興齋戒言事䟽入未報而以疾暴卒人莫知其所言何事也君為人剛正潔直義形于色執親之喪以孝聞自斂及葬不為佛事而一踐先王之禮居家豈弟而厚于宗族與朋友信聞人之善如己出雖古人之風節無以尚也為政嚴明吏不敢欺至于民事則多所簡恕博涉經史尤深於

春秋為文辭詣理不事雕飾善品藻人物臧否有進賢退不肖澄清中外之志惜其中道而殞命也嘗著春秋索隱論五卷辨諸儒異同之說盛行于世有文數百享年四十九曾大父仁魯為大理評事大父應期贈官至刑部尚書郎君娶王氏賢淑生三男長曰師韓郊社齋郎次曰師雄師闕皆幼而好學一女適揚州司法上官墱卜嘉祐七年月日葬于建陽考亭鄉聚星里之原銘曰

義充諸中言無邪憂嗣欲陳乂王家志不克施豈命耶以銘誌之示幽遐

駕部陳公墓誌銘

君諱安定字子由吏部尚書貫之猶子也世家安陽祖芳贈光祿少卿始葬于孟遂為河陽人父贄君生三日而父歿所生母壽寧縣太君張氏抱而委諸吏部鞠以為子君少知孤苦能奮激自立刻志讀書年十六舉進士與鄉貢試于禮部不中第以吏部恩補試校書郎調

河南登封縣尉丁吏部憂爲子去官服除再調懷州司户參軍用薦就遷河内縣令初至吏皆易公之少以積牘疑事致前請决又嗾民投牒興訟交來盈庭欲以觀君能否君度知其計禁吏不得出即時勾稽牒訴區别枉直立斷不疑摘姦胥以寘于法吏乃畏不敢慢踰月境内翕然稱治會甘陵戍卒閉城叛方事攻討又商胡塞决河傍郡調發以軍法促辦時州當輸某十萬斛伐官竹數十萬箇舟車之役暴率于民上下騷然委君總

督之莫不及期悉至由是頗以才能稱郡水災之餘田廬蕩溺流離餓殍之民相望道路集于河内者十餘萬口詔所在發倉廩賑救使君主其事為之夙夜營視居處時其給食全活者甚衆朝廷嘉之賜以縑帛歲滿改大理丞知鳳翔扶風縣遷太子中舍扶風多豪俠大姓與横吏相表裏凌上慢法憚君嚴明不得逞其志遂造飛語幸中君得罷去府守不明受譖摠因掎拾縣事過失至取案牘覆視終無一可累君者移監成都軍資庫

遷殿中丞蜀之西南邊曰黎州舊守用武臣多不職朝廷自此始改用朝臣且令轉運使得以所部才官薦任即以君應詔從之君以州處邊徼接邛部川堡塞諸蠻居常有寇患苟不先恵養吾民其孰與守於是明教令去煩苛絶誅斂興起學舍以儒術訓民子弟訪嘗執經者厚禮之人始知教帖然以安而又外示恩威以結諸蠻邛部之酋弁壘者最强自稱百蠻都王朝廷羈縻恩撫之許其歳以馬入市償之金帛其来有讌其去有賚

留日有數明年年壘來皆衷甲及城君使人止之以制禁甲不得入年壘乃令置甲于外而入事既止傳舍逾日不去忽縱十餘蠻入市毆攘人物君不復用夷法即擒于市杖之年壘大懼負裝馳出濟大渡河君以贓物追付之既去銜君辱其徒且聲言將舉兵入以為報州人咸恐本路帥亦移書詰責戒自為備君度其勢不足慮後終無能為患其沉識處事多如此類遷國子博士虞部員外郎代還以勞得旨除知軍乃通判荊南府事

遷比駕二員外歲餘以病丐就醫得請行次襄州卒四十有七即治平元年三月十日也歸殯于鄉之佛舍君為人忠信明敏重節義喜稱人之善內和而外莊士大夫多與之遊尤長于民政所更州縣既去而人益思之前妻楚氏今慶州經畧使天章閣待制建中之妹再娶張氏河南縣君贈光祿少卿汝士之女河南壽寧皆以君恩封長子寬之商水縣主簿次賔之應進士皆好學克家四女一適安化主簿高士彥一適試校書郎王審

言二未嫁皆令淑由河南賢而能教有相于内也其子將以熙寧七年正月八日舉君之喪與楚氏祔葬于祖穪兆次河南之兄今福建路轉運副使職方員外郎張吉甫狀君之行屬襄為銘其詞曰

噫君早孤身世艱勤發憤强學迄于有聞長而補吏明敏剛决施于事為往有風烈才而不遇盖委之命瘞文美原孫子有慶

吳君唐卿墓誌銘

君諱輔堯字唐卿建之浦城人也慶歷中予為縣主簿有吳生道者來學于予年方十數歲而好古有志即君之子也予官浦城三年衣冠大姓有以事瀆于官者常無虛日而君在鄉閒居謹畏其足跡未嘗一躡公門君之為人可知矣皇祐四年予復過浦城君趣令諸子走見而道之文行益有可觀惜無師友以成之將挈而西與君相見具道其事君聞之訢然無難色道既與予偕至京師館于河陽後又肄業于太學求試于禮部捨親

之養凡八年而君無一言以飭其歸視其子之于學雖在數千里之外其心安焉如在其左右故君之亡四十餘日而道始歸而哭焉君之始家閩中曾祖承蘊仕五代至顯官祖仁凱國初為廣州新會縣令父朴不仕以剛直負氣為權貴者誣搆而卒于獄君年甫及冠無昆弟之親悼父非辜激昂自立治家事産業奉母以孝母且老斯須不去其側稼穡辛勤給于家君為人資性謹重奉身儉約而與人周不漁細民不徇汙俗聞人有善

則喜之見人患難則戚戚若有疾先有女兄適掌書記章鐸鐸之歿諸孤幼弱君為之營置田廬以處之娶李氏始終順睦及迎李氏之寡母徐氏養之終身葬送以禮歲時不絶其祀焉君少以家難廢學頗自為恨因力帥諸子出就師友歲計之入惟供給嫁娶伏臘自餘悉以與諸子為學之資嘗誨其子曰汝曹苟有一介之善使吾耳聞目見雖死無恨矣故其子五人長曰識者早亡其次曰誠曰詡曰道曰詳皆舉進士而道尤有志節

能修身治性將不為事物之惑使之不已必能有見于世斯亦足以成君志也女三人長適李氏其次皆適黃氏孫十有一人女四人享年七十有四卜嘉祐四年冬十有二月十一日葬于安仁鄉龍興里溪北社蓮寺之西岡從君之志也其子道論次君之行實遣奴齎狀如京師見屬為銘曰

莫生惟勤令于其身莫死為已克昌厥乎蓮華之岡式安以藏

崇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銘

夫人姓符氏故尚書屯田郎中贈給事中張公諱宗雅之妻今寧州團練使駙馬都尉敦禮之母元豐元年六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京師昭化坊之第訃聞三宮繼遣中使奠遺恩典周渥追封崇國太夫人衛國長公主制齊衰服朝夕哭臨如禮以其年九月二日以一品禮祔葬于開封府祥符縣開封鄉馬店村給事之塋按符氏蓋出于夏后氏之世其初以蒲為氏晋征北大將軍

廣川郡公曰洪與其孫堅因改姓符氏其後子孫居陳
夫人高祖諱彦卿宛丘人也仕五代之唐太師中書令
封魏王諱昭原嗣為後周興州刺史開寳中入朝從征
太原攻幽州官至防禦使贈太師子諱承祐贈左武衛
將軍武衛生諱惟忠閤門副使贈左屯衛上將軍即夫
人之考也屯衛娶故燕國英惠大長公主女長樂郡太
君吳氏實生夫人夫人幼而柔慧長而端偉事父母孝
稱于族人嘗侍屯衛讀漢唐史聽而悦之屯衛曰此女

喜事非貴戚家子異日當配儒士以光吾族時給事方應科舉以文學遊公卿名稱藉甚屯衞乃以夫人妻之未幾給事由鄉貢以說書賜進士出身人始謂符君知人矣給事幼為小官家甚貧夫人居窮約中甘心藜糗怡然無不足色而忘其世家貴侈之習每歸寧膝下獨以儒素自尚屯衞益嘉其志而知其器識之遠也夫人歸嘗以不逮事舅姑為恨春秋享祀必躬治蘋藻致其追奉之意凡親戚之孤遺匱乏者則嫁娶而周給之如

給事之欲雖力不足竭衣珥所有以資之無所愛也給事居常與士大夫議論夫人多竊聽之退而品第其人物賢否無不曲當尤喜聞政事與訟獄之疑難者悉能區别情偽裁之義理故給事所治有異政號為良吏抑夫人之助也給事捐館之日家無餘貲夫人節儉居身以贍親族外終襄事入訓諸孤一日召其子而謂之曰汝父以儒術起家厥有餘構汝惟激昂自立毋忝前人菽水之須吾自有處非而曹憂也諸子涕泣承教相與

憤悱出從師學遂得卒業既而第三子敦禮以文行預貢王府士論翕然推重天子知其名選尚衛國夫人入見禁中訓辭優厚進封延安郡君仍賜命服當世榮之上方敦叙睦婣深惟春秋正本之義必自貴近者始嘗飭諸長公主下嫁當行家人之禮以見舅姑衛國既歸祗循典則庭闈温凊閨閫肅雝僉以夫人義訓之效積德之致然也夫人慈儉莊淑得之天性其事人有禮居家有法待物有恩内以輔佐君子始終順睦無須臾之

失外以親厚嫺族承上遇下皆得其驩心奉給事之喪哀毀踰制服除屏去簪珥終身不事華靡日課内典求真如寂滅之趣尤以殺生為深戒常曰彼之怖死愛生其情一也如之何封而食之忍人也遂不復鮮食閒居清淨不見喜愠奉養之具不擇豐約居富貴不忘貧窶外物至心無所攖殁之日曲肱而逝神色自若可謂篤善令終夫人笄而歸給事四十二年享年五十七以給事恩封仁壽縣君以燕國甥賜冠帔由延安郡君進封

夫人皆特恩也永嘉郡太君吳郡太夫人明堂南郊禮也至崇國凡六封子三人敦仁守將作監主簿早卒敦義山南東道節度推官敦信大理評事皆有學行女五人長適宗室右監門衛大將軍唐州團練使仲銑封永安縣君次適試將作監主簿燕琪次適大理評事錢景歷次適光祿寺丞李士裦先卒其次繼室皆以婦道宜其家孫六人秉淵北京副使衛國子也璹郊社齋郎球試將作監主簿璠琮玠皆幼未仕女孫十一人長適右

班殿直趙思行餘未嫁都尉嘗舉進士某時為考官愛
其文而薦之久與游聞其親之賢舊矣都尉又以伯父
工部宗益狀夫人之行請銘宜為銘曰
晉有符氏曰洪與堅其後魏王乃家于陳皇祖二世為
我虎臣惟考屯衛實生夫人夫人賢慧燕國之甥志在
圖史職司組紃既歸于家降志安貧惠施姻族孝薦蘩
蘋執夫之喪居室辛勤諸孤卒業令聞日振昂昂都尉
簡帝之聞王姬下降天屬聯姻夫人入覲帝有溫言啓

封錫服福祉便蕃謂宜遐壽胡不畀純三宫遣奠崇國
䟽恩禮備一品真歸九原德音不泯昭此銘文

秦國太夫人竇氏墓誌銘

秦國太夫人竇氏太師中書令楚國公諱某之夫人令
丞相集賢殿大學士諱某之母也其先鄴之安陽縣人
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官至太子中舍考諱某為比部
員外郎史館檢討累贈刑部侍郎而家始顯太夫人生
穎悟莊淑奉親克孝侍郎頗鍾愛為之選壻而歸楚國

令公初令公釋褐為州縣官家無儋石之儲太夫人雖
少貴處之泰然無不足色及令公之亡也纔為泰州軍
事推官舉家蕭然無所依庇太夫人乃以丞相與其季
女歸鞠于外氏常顧丞相而憂曰陳氏之後惟此孤爾
吾雖保鞠之勤而不能教之使顯門閥非愛之也於是
蚤夜訓勉令出從學又躬為之督責非正言善行不以
誨故人以孟母比之丞相雖在幼童亦由此奮發勤苦
卓然有立景祐中舉進士果中甲科後為御史諫官敢

歷清要至登二府天下稱為名宰相抑太夫人素教然也丞相自秘書丞龍圖閣直學士樞密副使累封扶風縣安康郡太君及安康仁壽二郡太夫人熙寧初丞相以太夫人年高請守會稽未期召還道中再表請便郡以奉温凊詔不從遣中使諭旨且以撫問太夫人入朝除知樞密院事特恩用宰臣樞密使錫封例進封衛國太夫人明年拜集賢又加秦國太夫人丞相居中書之一年以機務廢養辭解政柄方天子慨然有意三代之

治深倚一二輔弼臣謀立法度事初改更中外訩訩莫不厭望丞相有以扶持安静之咸以不當去為言獨太夫人謂丞相曰吾老矣不宜久處高位以重天下之責上或見察懇辭可也未幾寢疾於熈寧三年冬十月十有九日以薨享年八十有八初天子聞其有疾數遣中使臨問尚醫診視既薨上為之惻然即遣使致奠于第教内侍貴人營護襄事及官給諸費嗚呼亦榮矣太夫人資性仁厚而篤于慈愛有均一之德遇事容納不形

於喜愠子為丞相身享國封而自視淡然不異平素嘗謂其家人曰夫高爵寵禄不可恃而無懼也長驕侈以召危溢未始不由于此吾所欲者惟以清白貽子孫爾故其居處恭儉而履尚介潔不為華靡之費有餘則以分遺諸舊而繼之散施常以不逮舅姑之養為不幸無所申其誠志每視其屬無踈戚必以恩禮周之故薨之日内外姻族聞者莫不哭而為之慟也嗜佛書理性之說尤曉音律女一人適屯田郎中馮浩封長安縣君二

孫曰閌曰閎皆大理評事丞相以神柩歸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丹徒縣某鄉某里某原使門人書太夫人之行命于襄也銘曰

居家孝承夫順貧不愠保孤艱致位隆教之功貴能儉危思戒家不殆篤睦婣惠施均歸于仁生也淑歿斯榮視斯銘

古靈集卷二十

古靈集卷二十一

宋　陳襄　撰

古賦

咸陽宮賦

周失王緒秦受天數始皇崛起狼心奮怒六國幷呑黑旗森布分諸侯而立郡縣銷五兵而造鐘鐻混車書一法度陸讋水慄之所來響航琛輦賮之所屯聚於是遷

豪徒富離邦易土擇徒闕然隆隆然制是宫也葢莫得而殫言始其擇吉日申舊章坦隆基於四隅鬱華構於中央分左宗右社之規㩁正面朝後市之紀綱順隂陽之開闔放太紫之圖方由是入九貢之資詔六工之良度材用之經費旅珍産之非常離婁督繩以分其曲直公輸削墨以形于短長運雄風於斧斤架文虹於楝梁藻井燦兮羣葩競芳觚稜聳兮金爵交翔羅玉階兮彤庭儼峻宇兮雕牆朱紫炳煥下以被其土金壁峥嶸上

以飾其璫其高也侔列宿於紫宫其大也出冠山之朱堂顒顒昻昻複道還相上截乎渭川直走于阿房是何䨘䨴相經連綿不止映朱闕之雙立壓金城之百雉被卿靄以上覆馥天香而特起巍巍乎若高浪之奔架蓬萊而直上盤盤乎若巨鼇之出戴靈山而遐峙則有千廬傳呼洞門方軌披廣路之三條列金人之十二上下端直左右環衛執玉帛者來朝綰銀黄者近侍如雲臺之上縹組而摩肩臨淄之間成帷而舉袂閶之者倐爾

而歎望之者儼然而畏其間祲㳌㳌容殊形詭制鐘鼓喤喤有二四之列衣裳楚楚有三千之麗珠金玉翠衒其珍組織文章逞其貴而又植苑囿開沼沚草木繁蕪蔽朱實之離離魚鳥遨翔漾清流之亹亹朝夕之所娱樂而不知其晦明寒暑之所隔閡而不知其啓閉既而窮侈德盡浇風目倦五色耳亡四聰將欲慕神仙之裁脱天下之洶洶謂上游之迹可以拍肩於洪崖謂積學之致可以問道於崆峒由是擬丹臺之壯麗造祕宇

之穹崇飛甍舛互連閣交通寘寘乎二百餘里杳不知其所終然後巡於隴西封於岱宗紀德瑯琊之臺列爵大夫之松伐湘山於既仆破胡城於已攻故乃儼彩仗坐瓊宮建靈旗之五丈排法駕於六龍文武肅儀而在下嬪嬙肆樂乎其中韻乎鈞天之樂翼乎妙舞之容左殽右胾兮百品椒漿桂酒兮千鍾喜氣交慼歡聲一同而皆罄山呼而浹洽祝天壽以無窮自以為子孫帝王之業垂萬世而無窮洎乎時運更迭基扃一空弋林釣

諸榛無外玉殿珍臺煨燼中項羽西歸二三世之秦風巳蕩高皇東起四百年之漢德彌隆士有聞而嘆曰夫聖皇之有天下也握乾符御璇極納百姓於醇粹樂羣生於休息故宫室之作無傷民之利興作之所不勞民之力軒轅合宫而昭儉唐堯采椽而示質總章合制重華乃建於宏基卑室興居夏禹遂隆於聖德若乃商受喪乎瑤臺夏桀隕於瓊室夫差一去遊姑蘇之鹿麋晉武既亡生銅駞之荆棘斯皆聖人以節用而興邦愚者

以宣驕而亡國且強秦虎視蒸民宸居華域如建瓴之地無以極其險隘若秋荼之網無以加其苛刻收大半之賦斂焚詩書之典則而復開宮禁之宏址敺生民於重役農者失其耕耨女工廢其絍織上天為之震怒四方為之沮色又安得延茂其邦家而興隆乎社稷嗟乎源之澄兮流必清本非固兮枝必傾始皇去兮沙丘既平子嬰滅兮咸陽已并歸赫赫之漢祚兮為帝畿之三成又何必指東門之界兮柱立石於滄溟者也

古琴賦

客有孫枝之琴號曰太古之器朴兮不文淡焉無味痕交錯而蠹生色斕斑而塵蔽疎絃危而不紊瑶軫屼而幾廢吁至道之難行悵知音之未至凄凄然泠泠然故獨以因時而遣意泊乎夕照西沈蒼梧半陰對明月之千里上高臺之百尋爾乃豁妙慮開沖襟撫玉柱揚清音不獨解吾人之慍將以平君子之心太丘子乃輾轉不寐振衣而起悄焉凝懷寂焉傾耳意躑躅於幽蘭心

彷徨於流水由是納中和蠲侈靡審朴畧之遺韻達真純之妙理忽然不覺至道之入神而大化之陶已刱有宛洛佳客金張貴侯塗歌兮邑詠朝歡兮夕遊設瓊漿兮綺席張翠幙兮青樓莫不弄秦聲歌郢曲吹女媧之笙簧播子文之絲竹然後酩酊乎醉鄉駢闐乎歸軸又安能審雅操之微妙聽丹絃之斷續而已哉嗟乎大道既傾澆風益行雖歌吹之沸天徒管絃之亂人方今朝廷淑清天下化成願以古人之風變今人之情以今人

之樂復古人之聲則斯琴也可以易俗而移民而斯世也可以背偽而歸真

律賦

黄鍾養九德賦

惟黄鍾之起一本太極以函三導微陽而敷暢養九德以稽參五聲正而八音和清宫旁達六府修而三事治元化中含始其天地發乎大生氣序轉乎三統黄者中之色配土位以居正鍾者聚於下首天陽而施種故此

致德產之盛大阜民財而錯綜氣鍾於子斯為萬事之本原物遂其生宜合九功之歌頌且以宣和禮樂入應虛危四方統理而以序萬寶滋生而不遺得非致九序以成若居中央而主之内播宮聲暢百穀共成之利上推天統協五行時序之宜又若統一氣之元冠三微之首應律本以吹萬配乾元之初九使施生者曲盡於亭毒正德者盡躋於仁壽權衡度量從而出使利用之得宜陰陽氣序統以和致常生之滋厚豈不以十二之律

兮推候管以相旋八十之絲兮調正聲而内宣況其稱道唱始權輿率先羣生重畜我總其化九德萬事我總其權亦由太蔟贊陽達庶物于厚地璿璣觀運齊七政於高天得不觀律府以宣揚謹伶人而職掌命之宫而商必應祀於天而神必享雖幽滯以咸出無忽微而或爽不然何以成之數而該之積皀百穀以萌滋功惟叙而叙惟歌同六氣之宣養夫此統氣成類含元處中和於樂也以中和而育物養其化也以造化而為工稽合

天元首鍾師而調律陶成化本贊夏禹之謨功聖人由是作樂以暢乎清明制器以規其小大維茲六律之首總乎萬化之會故伶倫深戒於景王極天人之交泰

璪藉賦 以圭瑞之藉文藻為飾為韻

器由禮制飾貴文為嘉寶圭之致用資璪藉以成儀絢組交陳妙極彰施之度縷綦錯布光含溫潤之姿聖典遐稽邦儀順考謂玉器之攸重欲朝家之永保必有藉以承其瓌異必有飾以加其文藻英華挺制誠資設色

之功廣袤中儀式縕非常之寶炳作良且裁成茂規詔
玉人而慎守飭典瑞以勤司莫不昭其文也禮以行之
備三采五采之容中含瑞信分一就再就之式内掩瓌
奇其或朝有多儀國陳大事君臣分上下之等珪璧顯
尊卑之摯非璪無以成其飾非藉不能成其瑞木為内
榦蔽瑜瑾以光昭韋作外衣煥朱蒼而色異蓋夫國有
至寶時稱大圭倘非加於慎重誠有患於顛隮故我制
藻率以為用表禮文而可稽有方有圓式薦諸侯之瑞

授賓授介終高十襲之緹若然則昭備禮容欽承玉德周陳藻繪之制密蔽孚尹之色炳然發彩侔水草以成章煥乎有文異錦琮而著飾故得規模煥備等數咸分藴六玉而中度昭大彩以成文彼武有韃櫜但取包戈之用使持英蕩徒彰輔節之勲曾未若保兹希代之珍重爾連城之價欲節度以無越設瑑文而是藉宜乎自天子達於諸侯置等威而相亞

百工由聖人作賦 以工善其事由聖人作為韻

統爾六職良哉百工何藝事以斯作由聖人而是崇辨器成能自乃神而立制化材適用本惟睿以興功蹟姬旦之明文見冬官之盛典謂夫智之出也始創物以興制工之立也乃成器而盡善嘉衆藝之勃興本聖謀而丕闡攻金攻木資濬哲以裁成作舟作車由靈機而洞顯自兹立器為利因材究奇雖大匠之述作皆往哲之規為既執技而紛若誠取法以宜其所以鳬氏成鐘自高辛而立軌車人作耒本炎帝以垂規且夫國有四民

工分百事或居肆以成業或飭材而興利率皆由上聖以資始致宏規而緯備依於法而游於藝肇自神謨智者憂而巧者勞出由睿意豈不以工之立事者蓋本於前修事之經始者必資於善謀伊衆制之雖盛非聖作以奚由網罟以畋實庖羲之肇用杵臼之利因熊氏以垂休自然衆技靡紛大模率正雖云乎代守其業但見乎作者之聖亦由五聲兆黄鍾之律節奏爰彰大輅起椎輪之姿雕幾彌盛此則藝能交舉物用具陳祖述雖

資於匠者經營率自於古人案乃度程實聰明之制作勤乎樸斵資睿哲之經綸噫夫世變澆漓時謡朴畧高曽之矩交喪器用之資惟錯今上方稽古道而復淳源立是工也體聖明之所作

三公調陰陽賦以中輔之職燮理陰陽為韻

朝無闕政官有居方故三公俾輔和於邦國用調燮於陰陽居槐位以分班洞均舒慘列鼎司而效職灼序柔剛伊昔令王寵綏綿宇以為設官分職兮非政而曷任

曰隂與陽兮非公而莫主由是統爾和氣委兹中輔兢
兢論道順消長以無差業業在朝致中和而兹取誠以
翼奉君上贊臨域中竭股肱而胥附調變化以無窮位
應六符正居夏居冬之氣爵隆八命定為刑為德之功
況夫子育羣生君臨大國二儀有愆伏之運四時異往
來之則得不命乃上公謹兹常職庶天令以惟和禅歲
功而無忒卓爾量才之任式序為綱居然明理之司用
期合德則知隂不治也惡肅殺以非宜陽不順也慮生

成之有遺故我法三光而昭若專二氣以調之使萬物各得其所庶人不失其時禀四海之儀率正糴藏之度居萬民之表庸均唱和之期夫如是則居職儼然經邦翼爾順成開闔之化曲致雍熙之美是以丙吉有問牛之志蓋務協和陳平無對獄之辭用勤燮理懿夫國之治也必頒官而分務物之生也蓋抱陽而負陰惟此承君之職式勤觀變之心九卿通寒暑之權功惟並致太史司星辰之候事匪同欽誠哉茂建官儀昭垂邦牒萬

幾之政是輔三台之宜用燮自然天地節而歲時和致
生成之允協

學問至芻蕘賦以學問而至芻蕘之善為韻

上聖以文明闡化撝讓臨朝每精窮於學問爰下至於
芻蕘心專探討之勤率親草芥志切諮詢之道靡間薪
樵斯蓋務小善以畢納庶大猷而孔昭者也嘉往哲之
微言述先王之至治必有學以務其訓誘必有問以通
夫擬議欲求善以無斁乃詢蕘而聿至且夫聖人有狂

言之擇實務多聞而樵夫知王道之訣豈宜遐棄莫不功專時集事切疑思罔間丘樊之賤率求訓教之辭是必擇其善者俯而就之當請益請業之初蒿萊盡及暨咨事咨才之際草莽無遺誠以統御綿區興隆景運君雖尊有教則不可弗學民雖小有善則誠宜下問故乃謦欬澤以旁求奉謀猷而不紊祇承誘誨當刈楚之良材廣務諮謀受析薪之丕訓則知學不好也無以臻乎善道問非博也無以納乎嘉謨故我每樂聞於典教遂

俯及於薪芻將務四聰之達何憖一德之愚博習親師奚間采樵之士疇咨咸載必親往囿之徒夫如是則閱習彌勤諮諏益顯雖蕘言之勿用諒蕪音而必選不窮不倦卒求林藪之譚曰都曰俞並及草萊之善向若非求博諭靡極周咨雖愚言之或善在上德而罔知又安能愜敎本以昭若導化源之遠而是以高宗求巖野之賢命而納誨西伯舉屠釣之老立以為師此所謂詢事考言篤信好學伊片善以咸取欲大謀之先覺故詩曰

先民有言而詢于芻蕘播英規而孔邈

周公成文武之德賦 以公旦成此文武之德為韻

天開周道臣有姬公滅管蔡流言之亂成文武盛德之風攝政宣謀纂菽柔之懿鑠勤王致理集保定之元功足以紹重光於有後揚休命於無窮者也當其待旦輸忠攝儀建極謂文考之興也方啓於周祚武王之立也肇平於商國念遺業之至重非沖人之可測我乃兼彼三王之事成此二后之德踐阼而治緯輿純被之謨陪

康以朝庶廣丕承之則才美中著勳勞外施能勤敎之行也遂竭節以成之業業為師纘居岐之茂烈拳拳作相隆在鎬之丕基蓋夫國得士而乃昌后非賢而罔理惟文也順帝則而撫方夏是武也遏亂畧而為天子懿王業以昭若賴我公而成此股肱周室啟明明在上之猷左右成王紹謨謨以昌之美用能蕃衛中國疑丞大君恢好仁之景範集偃武之清芬將以垂綿綿之祧昭郁郁之文白屋禮賢緝多士濟寧之化東山祇役固一

戎大定之勲苟非績著勤勞心專夾輔上以追奉乎西伯下以欽承於姫武成休德於二代固重基於下土則何以父作子述七百年永著徽猷發粟散財三十世茂隆丕矩蓋以憂勞幹國忠利推誠遠啟中興之道光揚未墜之名臯陶為舜帝之謨功宜一貫管仲霸齊桓之業道匪相成此則昭致純熙削平暴亂本枝百世兮實系丕圖子孫千億兮英猷克煥噫奚知聖德之成焉由兹公旦

善勝不武賦 以能善勝者無頃威武為韻

以威治國者國困又以義服人者人必歸故王者因善勝而無越在黷武以誠非將成不陣之功豈煩戎事自得無為之戰奚用兵機斯葢本道德以為治異權謀而尚威者也伊昔良臣上言聖者以為君有其德則固於邦本國用其武則黷於天下但為善之可勝必興戎而無假既守不爭之道率服羣心奚資因敵之勞始平諸夏善教旁出純誠誕敷自格華夷之俗且忘征伐之虞

蓋以道自吾有爭將爾無不怒而威豈假闐闐之旅惟
仁無敵奚煩赳赳之夫且夫耀德者匪尚於觀兵修文
者是期於偃武嘉聖治以昭格且軍儀而何取自然邦
乃其昌人誰敢侮運籌於帷幄之内豈尚戈矛折衝於
樽俎之間詎揚卒伍則知善而能勝者由敎化以彌敦
勝而不武者示威懐而可尊旣蒸黎而自化信攻敵以
無煩所以舜格苗頑且班師而勿用周降崇國惟務德
以斯存此則治道光昭聖猷丕闡括民下以遠服惡戎

容而外顯不戰而克非勞繕甲之能廣德而强詎假行兵之善彼大勇推乎不鬬善結本於無繩曷若我守彼自强之志昭夫去敵之稱武王之七伐乃齊終憝撥亂文公之一戰而霸豈足矜能斯所謂聖化光敷民心嚮應非烈烈以威取蓋巍巍而道勝故得大邦懷德而小邦畏威成功允稱

至誠盡人物之性賦以惟至誠盡人物之性為韻

性理雖奧聖神可知翳此誠明之德盡夫人物之為稟

上知於中和寔通化育燭羣生於動植深極謀惟凡厥民生應夫天粹有性之德曰仁與義罔之生也則失誠而明之則備故窮本以知本推類而知類上以觀三代之道可得而明下以究萬物之情亦莫不至所謂與性俱生配天而誠不思而理得無為而化成深則盡人之道微而極物之精湛一德以清明坐無遺照格二儀之覆載居得與情蓋夫人性均義也在推其所不為人性均仁也在行其所不忍將悠久以無息茲昭著於未朕

窮吾理則人理斯得推吾情則人情可凖心渝金石則毫釐千里而差孚格豚魚則天地一言而盡且夫蠢焉非齊者庶物危而難保者蒸人何治之能格何施而能臻必在先識其性内本諸身其深也有以通天下之志其幾也有以盡天下之神凡在化育孰不尊親大不失夫婦之愚必蒙其澤小不遺草木之細亦被其仁若然則情靡有遷道無所屈大人之事斯備赤子之心無拂伊尹之聖且思拯於匹夫虞舜之仁亦推明於庶物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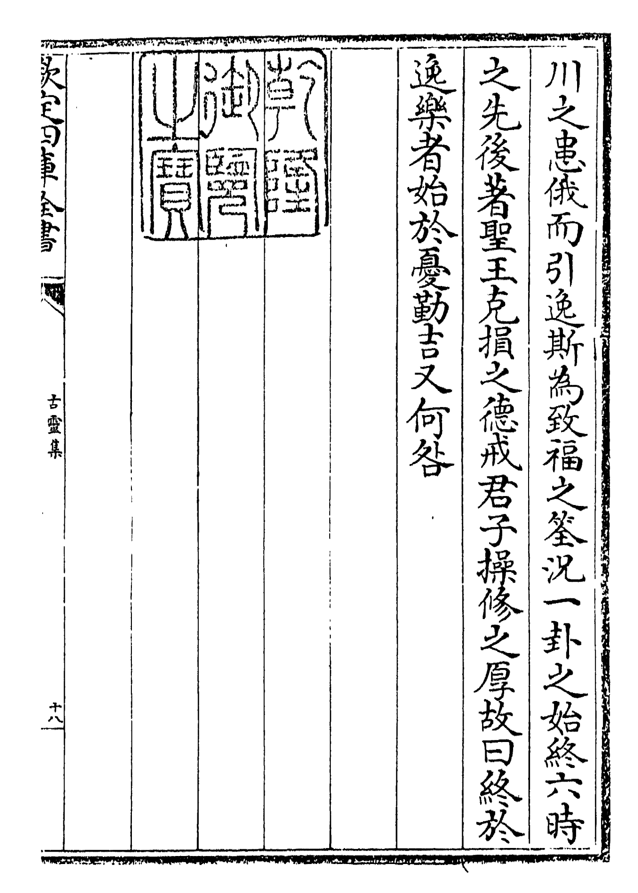
乃性格天道德為人師有氣帥以為之用有心官而為之思宜爾小者大者樂之利之神藏在中通變而民罔倦智周於下曲成之類無遺故孟軻明四端之由荀子辨五音之正知之者善成之者聖稽諸高厚而不悖質之幽明而孰病況於人乎況事倫乎莫不盡其性

損先難而後易賦以損德之修先難後易為韻

損有至理聖能極觀謂修身而謹行必後易以先難始克己以圖仁敢忘劼毖終置躬而無患以訖多盤聖人

贊易於神周身以智因憂患而發乎慮著損益必明其
義故乃取山澤之二體寓人時之深旨謂進德修業當
克已以艱難則心逸日休斯措身於樂易誠以惴惴夕
惕乾乾日修内懲忿以窒慾外損剛而益柔義既無悔
福斯來求當兹遠害之初已事遄往及爾有孚之吉俾
躬處休且夫難莫難於初慎莫慎乎損况經綸乎德業
修思乎誠悃無忘克責之意斯乃安樂之本雖二簋之
可用享志乃先勞洎十朋之弗克違事非往蹇兹所謂

艱乃無咎損之有時事君庇民吾不以為德屈身降志吾不以為卑雖一時之勞止終百禄以康之所以菲食卑宮夏禹享聖功之茂跋胡疐尾周公成王業之基蓋先聖居憂虞之時明止説之則物視其化民懷其德必先損益以修已然後安樂而享國亦猶否既傾而後喜乃勵危心謙以勞而有終亦為矜式若然則圖其終者必慎其始逸於後者必勞於先茍不刻意以慮患謹身而圖全又安得永有終譽祐之自天昔也利艱雖甚涉



川之患俄而引逸斯為致福之筌況一卦之始終六時之先後著聖王克損之德戒君子操修之厚故曰終於逸樂者始於憂勤吉又何咎

古靈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靈集卷二十二至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王錫壽

古靈集卷二十一

宋 陳襄 撰

古詩

郊祀慶成詩

皇帝即位厲精求治翼翼兢兢以畏天畏乃見宗廟乃嚴郊祭赫赫烈祖陟配上帝皇帝肇祀心虔誠至齋居撤饍夙興弗寐不履黃道不御小次出宿于廟陰雨翳

翳既其徂郊日出晰晰登丘奏假天地澄霽禮終樂闋神貺來暨皇帝還蹕千乘萬騎雷動天旋臣民欣慰御樓肆赦躬冊丹地恩流澤洽周匝無際惟誠感神惟德銷沴皇帝能饗時賜坐致臣願皇帝事天寅畏左右惟賢安民惟惠無咈忠諫無輕政事日新一日庶答天意

洛陽曲

有客頓征轡暮宿洛陽堤洛陽繁華地慨然心傷悲憶昔季倫家朱門鼎貴時錦步四十里冠蓋相追隨寵移

百琲珠醉擊珊瑚枝一旦委溝壑身隨朝露晞綺樓日
顛仆金谷無人歸綠珠千古魂散作香塵飛荒榛塞中
道惟有寒螿啼嗟哉百世後驕奢徒爾為

人生天地間

天無私覆心地無私載德人生天地間榮辱何相隔農
者不釋耒朱門列鼎食巧婦不下機公子羅紈飾富貴
豈勞心饑寒空努力惟有北邙山冢墓皆荆棘

天道不可蹐

天道不可躋以其高且危地道不可尋以其幽且深土圭測日影可以分照臨桐魚擊石鼓可以求聲音嗟乎世之人不知方寸心

古劍謝李惟肖示所業

天工鑄劍挺鋒鋩紅爐百鍊金為剛閃鑠神鎚飛電光磨礪七彩成文章豐城地僻淪精久紫氣雄雄射星斗未得神功倚天外一朝誤入張華手青霜為鍔寶為環有時捧出黃金盤萬靈照灼妖氛走天地無光秋水寒

聞道華陰有奇士試拭繁星袖中舞風胡側目觀如堵

一唱人間萬金買夜來幾度風雷嗔雌雄出没光如神

來年決定化延津坐中有客攀龍鱗

送鄭洙赴舉

天上奎星專主文地下嵩嶽惟降神含靈孕粹五百載

挺然間出非常人滎陽才子東山客滿腹精神太英特

掞天辭藻駕曹王炙地聲華壓元白等閒奮筆摛鸞龍

烟霄凜凜横辭鋒稷下千人推勁敵昂頭不敢爭英雄

吾皇新命招宏博紫宙風清飛一鶚驪龍臥起滄海空
爍爍靈珠光滿握明年二月春水來桃花浪起龍門開
青雲岐路無多地定須迅擊狂風雷

苦熱謠

瑶姬不下巫陽臺山屏樹色連雲開瞥見羲和整朝馭
放出金烏天上來炎炎六月方凝暑天地生成渴霖雨
呼號縮手太無端顒顒羣若不為主吾當化出沖天羽
上與天公振雷鼓迴却日輪開水府六龍驅下飲洪濤

大作甘澍濟區宇

喜雪

有客何方來粲然遊我庭推户出見之顔色如瑶英問之不吾語微風若聞聲曰予朔方士欵子南方名萬里不相識修途一來經聞子官大府高車塵㝠㝠有言未嘗吐低頭歛光精西人趨向異念子孤㷀行我欲友其德顧已鴻毛輕子起謝不敏過辭非予聆感子虛白德來化純愚誠高風激萬世凛如伯夷清留子永今日願

言報英瓊

通判國博命賦假山

去年水潦百穀死居民無食食糟粃州之餓者數千人黃巖之民猶倍蓰携持老少出城郭盡撤牆屋無居止鬻妻棄子人不售價例不復論羊豕白日市井聞號呌夜堆廊廡如蟲豸縣官哀憐發賑救一飯纔得一盂𥁞出門未暇充喉咽已有數十填溝水我時過之不忍顧往往悲咽胸填委豈無智慮裨萬一遠地不得號君耳

錢侯作倅忠且仁悲憐餓殍如親子日開官廩與之食
又令豪右發儲峙昨日馳書白轉運披陳肝腎獻金矢
更乞兵儲二萬石民之大命方有倚侯從今年作假山
自聞民饑不得視非無泉石可般樂人今方瘁何能喜
願侯勿遽愛此山念此瘦臞存孤蟻天無疫癘五穀豐
生者保聚歸田里此山之石堅不堅將與侯德無窮已

送李惟肖尉尤溪

朝廷厭煩苛往還按察詒四方小大官政惡日無譙悲

哉窮遠民天耳不可咒訟爭細毛髮吏議舉烽爝追胥
煩閭里符牒紛以炶利手肆拂攖百巧鑿孔竅齊氓一
擾攘沸若烹鮮銚上下漫不省緜寡日相弔咨嗟夢得
材連蹇十銓調今復齧不施一尉濵海嶠蠢茲尤溪民
習俗攻險僄尺表易為直長戈固難掉吾聞政無小㢢
惡出號召雖爾主盜官操權寧非要近歲民艱食羣小
屢軒趒揮刀力誅鋤加以原火燎政令務寬簡威肅宜
震曜武事戒不習賤策貴前料山林剔逋逃道路剪攻

剽食禁寧踈網私兵勿容鞘嘗聞伍保法慎置理宜妙

議者多善伍保之法可以糾察姦盜然行有利害在得人不慎則為擾

法至姦可革無事

省巡徼

尉司多差弓手下里巡盜捕禁以擾其民

勿嗟厥位淹十室聊歌笑

往矣有吾民瘡痍方爾療

病驥

騏驥出大野天姿非權奇俄然病槽廄筋力不克施世人不識馬共以駑駘期芻菽不得飽膏砭不得醫伯樂聞驥病心中始懷疑及覩果無妄引銜脫其羈騏驥心

感激雙眸雨淋漓懷恩未能報舉聲一鳴悲馬得起此疾上爭靈烏馳朝出扶桑野暮扳鄧林枝追隨日月下獨立寒且饑此力豈足詫願酬主人知

幽菊燕貢士

幽菊燕貢士也因以送之

有幽斯菊濯濯其芳烝爾髦士惟其修兮有美於鄉照予無以說兮惟醴之觴有幽斯菊郁郁其華烝爾髦士惟其施兮有顯於家往予無以將兮惟古之歌

送闞都官致仕

鴻鳥于飛送闞公也公能以禮致仕惜其有老成德不衰不養於朝天子不用古禮留之故作是詩也

鴻鳥于飛歸戾于澤君子于田亦適維則旅力不愆曷云其極庶民之耋職自為愚君子之耋其德有濡旅力不愆曷云其劬有堅松柏君子斧之有實秠穋晨夫有之天子有老曷其與歸野有白駒來食我蕤君子之往胡不小留我心悠悠為天子憂

祈雨

慶歷甲申歲旱極憂民田農夫不得耕相顧愁凶年帝心恐民憂詔遣祈山川郡國舉祀典齋戒陳豆籩望祭復雩龍禱之必精虔經旬杳無報旱氣增于前畚田揚飛塵井谷無寸泉炎炎天地中草木皆欲燃俗云有鰻魚靈異古所傳太守順民心命駕而迎焉樂以鐘鼓音薰以沈檀烟儵驚西郊寒靄靄離山巔急雨下滂沱迅雷亦塡塡須臾畎畝盈一境皆欣然始為穴中魚竊弄

陰陽權山川豈無神不能通于天蛟龍豈無靈不能興於淵有若賞罰柄反使姦臣專

寄弟衮

作書寄弟衮寫我心之幽比聞堂上安讀書可優游昨者得兄書言汝看蔡侯蔡侯實君子小善固所收知汝言可否果聞書相酬蔡侯讀吾策言語何贅疣吾言至草畧聞說良可羞昨又得汝書嗟汝誠拙謀自言已可進曾知易春秋人不患無位患已德不修古人亦有言

富貴焉可求吾初將移任將白高與劉恐人不我知自後遽止休前時陸通判令我速置郵吾誠欲求之豈自無舌喉奈何不為耳死且垂直鉤自吾到山治于物無侵牟小民得辛苦稍稍知饒優官家足厚利私亦不怨尤福哥賣銀鑛軍人却首偷窠成被官杖鞭箠見血流私恩重血肉官法難庇庥此奴實癡戇教誨不轉頭吾心不樂此疾病苦未瘳淹忽兩月餘讀易未一周夜思夢還家朝食不滿甌為吾告兄長選試在今秋汝姑事

悟尚不忘在阿丘壽姊可出嫁言容常婉柔教詔寧螺
妹摻摻縫衣裘無令澤孫散照管六與留吾歸見汝時
一一訴所憂

送章舍人知汝州

神馬産渥洼舉世蓋云罕使之循蟻封曽不逮駑欵丈
夫懷義命所學務充滿惟憂用捨非富貴庸可算吾君
優輔郡責任地非散牛刀久投虛足以導大窾孟軻言
仁術民事戒毋緩矧茲凋瘵餘食餧衣不暖厚生為政

先聚斂吾徒短歸來奏優課行道非遲晚

樓上曲

金徒抱箭寒更起寂寞孤城一千里嫦娥擎出月華來白玉樓臺瑩如水上有佳人紅粉粧妙年學得吹霓裳呼兒將出紫玉笛一聲天上流宮商清商欲盡何幽咽曲調不成聲斷絶羅衣掩淚愁向天手把瑶華歌一闋寒蟾出兮明星稀良人阻兮天一涯憑軒遥望兮心傷悲願隨鴻鵠兮高飛

荔枝歌

番禺地僻嵐烟鏁萬樹纍纍産嘉果漢宫墜落金莖露
秦城散起驪山火炎炎六月朱明天映日仙枝紅欲燃
自古清芬不能遏留得嘉名為椹仙上皇西去楊妃死
蠻海迢迢千萬里華清宫闕閴無人南來不見紅塵起
至今榮植徧閩州離離朱實繁星稠一日為君空變色
千里憑誰速置郵可憐錦幄神仙侶為飲凝漿滌煩暑
綺筵不惜十千錢酩酊秦樓桂花醑秦樓女子繡羅裳

鳳簫鳴咽流宮商醉歌一曲荔枝香席上少年皆斷腸

對酒歌

我聞靈鼇萬丈居海宮峨峨頭戴三神峯亘有神刀刃如雪便欲鱠之雕俎中又聞銀河一派天上來寒光湛湛浸瑶魁心有窮愁萬餘斛便欲沃為三兩杯無人為把天闗叩不放金烏飛玉兔走大嚼一臠肉滿酌十分酒然後酩酊歸醉鄉不問其天之高地之厚

右靈山試茶歌

乳源淺淺交寒石松花墜粉愁無色明星玉女跨神雲
鬬剪輕羅縷殘碧我聞欒山二月春方歸若霧迷天新
雪飛仙鼠潭邊蘭草齊露牙吸盡香龍脂轆轤縆細井
花暖香塵散碧琉璃椀玉川氷骨照人寒瑟瑟祥風滿
眼前紫屏冷落沈水烟山月堂軒金鴨眠麻姑凝煮丹
欒泉不識人間有地仙

登彼公堂燕貢士

登彼公堂燕貢士也因以勉之

登彼公堂維水湯湯君子燕滑其言有章登彼公堂有松有柏君子燕滑其儀孔特登彼公堂維山崔嵬君子燕滑其志不回登彼公堂鴻飛戾止君子燕滑維其不已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于得也仕而不志于得者僞也苟志于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為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

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于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静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二三子其何以報公乎眉山蘇軾序

游宜興法藏院觀桂紫菊花

山茶花開菊花紫青桂童童立花裏柔姿翠幹已可憐更傍幽叢看花蘂山僧揖我臨階坐眼到欄邊心即喜便欲攜歸種郡齋忍令此地風烟埋

潘家山同章衡諸生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為章衡搜出故賦詩云

吾聞隱君子大隱廛市閭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亮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秘閣賢行如高山

每用紙帖子其一書司舉其二書秘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秘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矣搜不得則司舉并秘閣自受罰酒

後復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子則要此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聘使盎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燕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人號

為館主

一秘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巳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

一司舉秘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

一司舉秘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五搜

一餘人探得帖子並黙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令

瀑布

靈源寂寂何杳冥先天後天誰疏鑿疑是媧皇功未全漏泄銀河斜界落

古靈集卷二十二